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十一回 載瓦弄璋釀金作宴 登樓度沼酌意題聯

話說寶玉、黛玉、晴雯從太虛幻境醒回，寶釵問知詳細，對晴雯道：「妹妹實在可敬，天下事物必有偶，頭裡雲姑娘的姑爺病重，情願減壽保夫，盡其婦道，理所當然。今你借軀一事，感念遇合之緣，竟能慷慨分自己之年，與婉妹同生共活，反得延齡樂歲。真正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」晴雯道：「凡事能於克己，自有好處。」寶釵點點頭。再說黛玉，向來一切事務婉香熟諳，今換了晴雯未免生疏，深慮要自己費神。那知晴雯聰明絕頂，又負仙機，半月之間，一切事務盡已了然。而且言談鋒利，比婉香更有決斷。黛玉甚喜，這且按下。

一日，麝月、秋紋二人挑燈悶坐，各訴哀腸。一個盈盈珠淚，一個短歎長吁。麝月道：「人生一世，總靠著命運過日子。郡主的福命不用說了，還有誰及得他一零兒？襲人姊姊本是好的，太太抬舉他，也不用說了。晴雯姊姊原是個尖子，二爺的命根似的，太太攆了，那知他的命長，就有個五兒死了，借屍給他回生，這是世人萬不能及的。我就不信，咱們四個人，一同服侍二爺，他們兩個就那麼著，我兩個就這麼著。做一輩子的丫頭不成？怎麼紫鵝、鶯兒已上高枝去了？」

秋紋道：「橫豎二爺、郡主知道好歹，咱們各人盡各人的心罷咧。」麝月道：「只怕枉費功勞一片心。」秋紋驚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麝月道：「昨夜玉釧姊姊告訴我一番話。因你我知心，才告訴你，千萬不可告訴人。有一天，老爺在錦鄉侯家陪客下棋。那裡有一位算的命極靈。老爺將二爺的八字開把他算，他說二爺的話，事事都像他親眼見的，應驗的了不得。說是二爺這命，該配雙妻。妻官極貴，有個極富貴的女命相配才是。還要娶十幾房姬妾更加旺相，將來要生二十五男、三十女，趕著多娶妾要緊。老爺又將郡主的八字也開把他算，他說道：『這就是了，這坤造若非配了這乾造，斷不得生；這乾造若非配了這坤造，亦不能存。這兩個八字乃天造地設，配成一對奇命，名曰岳斷峰回格，輕易不得有的。只是一件，這兩命到某時要劫劫煞幾重，傷克了也了不得，待我再起一數……數上說是這兩命於某年某月某日要斷了氣再回生的。』說得老爺很信他的話，回來告訴太太。太太說：這個容易，現在二爺房裡有了四個，再買十幾個就是了。老爺說：還是丫頭裡隨二爺挑才妥當。太太說：好的也少了，一定在外頭買罷！你想想，若照太太的意思，你我還有什麼指望嗎？」

再表寶玉近日在襲人房裡歇，因襲人往王夫人處未回，寶玉踱到後進，聽見房內啾啾私語，躡手躡足延至窗下，將兩人的話聽得明明白白，悄悄回房，躺在炕上出神，襲人回來，寶玉將竊聽兩人的話告訴襲人。襲人心內盤算，恐外面買的人不合脾氣，不如仍是舊人相安，即獻計說道：「這件事還是合郡主商量，待他出個主意，回了老爺，包管妥當。若依太太的主見，又不如你的意了。但你心裡愛的幾個人，先下手要緊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幾個？」襲人道：「我代你說了罷！第一個，你要吃他嘴上胭脂。第二個，他不理你，你哄印嘗羹。再像方才嘮叨抱怨的兩個。可不是要先下手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很是的，只怕將來鴛鴦姊姊總不理我。」襲人道：「從前那是他和大老爺賭氣，究竟他心裡還不戀著你嗎？只要郡主向老太太討定了，給了你。誰還敢哼一聲兒？」

兩人正在深談，忽聽外面敲門甚急，寶玉、襲人嚇得膽戰心搖。媽子連忙開門，傳話進來：「快些告訴二爺，二奶奶合三姨娘都臨盆了。」寶玉匆匆進園，走至半路，遇著媽子報導：「恭喜二爺！寶二奶奶生了一位千金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可還快燥？」媽子道：「很快燥。」寶玉進怡紅院來，姨媽、鶯兒都道了喜。姨媽道：「我前日過來，見姑娘說話懶懶的，估量著你時候了。這兩天，姑娘合紫鵝姑娘都吃了參活湯，所以快利平安。那邊紫鵝姑娘據說還先上盤，這早晚也好下來了。」

停了一會，瀟湘館幾個媽子跑得氣喘汗流，一見寶玉忙道：「二爺，真正大喜三姨娘得了一位哥兒。恭喜姨太太！郡主叫先替姨太太道喜，隨後就過來，因為三姨娘上了盤，哼呀哼的喊叫，嚇得打戰，躺在炕上，這會兒才掙的起來。」

停了一會，果見三四個丫頭扶著黛玉，一群媽子圍隨的來了。見著姨媽，彼此道喜。寶玉急急問道：「聽說妹妹嚇壞了，這會兒可好些？」黛玉道：「先前嚇得站不起來，這會兒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嚇的心裡亂跳，這會兒才定。」正說著，襲人、麝月、秋紋都到了，大家進房，普眾道喜。又看了一會孩子，面龐俊秀，寶、黛二人甚喜。黛玉又到床前，同寶釵說了幾句話，又看寶釵喝了些紅糖酒，又囑咐寶釵閉目凝神靜養，再出來，同寶玉回到瀟湘館。又同寶玉進房看孩子，雖然才落胞胎，岐嶷之形已具，寶、黛二人喜歡的了不得。因紫鵝預先說過，若生下男的，算黛玉所生，是以黛玉更喜。

安臥未久，曙色當窗。寶、黛二人盥沐早點後，即到賈母處道喜請安，又到賈政處道喜請安。賈政、王夫人問知孩子甚好，產婦平安，皆大歡喜，即同至賈母處請安賀喜，寶、黛二人隨後。賈政賀過喜出去，比即接二連三，大家都到了。少頃，尤氏婆媳亦到了。

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福大喜大，抱重孫子都要雙手抱兩個。把寶兄弟孝敬的喜蛋給我些，好代老祖宗抱孩子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可不傻，為什麼要一齊抱呢？這個抱了再抱那個，使不得嗎？」鳳姐道：「姑媽，姨媽，聽聽老祖宗這話才剪截呢！我還想老祖宗給我喜酒喝，而今連喜蛋都巴結不到，可是白操心了？」說得眾人大笑。

賈母道：「難為你倒提起我來了，過一天我要請人喝喜酒，二老爺、太太、郡主、你寶兄弟、寶妹妹他們都要請人的。我又要學小家子氣，要你行頭派了賀分。熱鬧幾天。先賀了他們，再喝他們的喜酒，像前回替你做生一樣。這回的分子是雙的，要格外從豐。郡主合你寶妹妹到咱們家來頭一件喜事，再你寶兄弟得頭男長女，要格外熱鬧。」鳳姐道：「到底老祖宗想得快，我已有這個意思。等人到齊，該怎麼樣，老祖宗吩咐就是了。」

賈母等吃畢早飯，隨後賴大的母親、賴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周瑞家的等人，趙、周姨媽、晴雯等，平兒、鴛鴦又率領眾丫頭一齊到了。賴大的母親顛巍巍拄著拐子，向賈母、黛玉、邢、王夫人，以及尤氏、李紈等都道了喜，再是賴大、林之孝、周瑞家的，並丫頭等亦道了喜。

鳳姐忙說：「你們可知道？老太太高興，要大眾派分子，賀郡主、寶二爺、二奶奶。」賴媽說：「很該要賀的。我還記得那年派分子替奶奶做生日。今兒寶二爺得哥兒、姐兒的雙喜，這分子要雙的，還要從豐。」賈母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」賴媽又說：「奴才們老運亨通，要領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、姑太太、姨太太、二爺、郡主、二奶奶的喜酒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大家聽聽，生薑是老的辣。照賴媽這說，他雖多出了幾兩分子，倒吃了許多喜酒回去。又不知老祖宗想什麼法兒盤算咱們了。」賈母笑的指著鳳姐道：「推來替我撕他這利嘴。」鳳姐道：「到底這分子怎麼派法？」賈母道：「我的照前加兩倍。倒是姨媽們的，先要另自定一定。」

忽見晴雯笑盈盈的向賈母道：「我的分子要從豐。」賈母問：「你是多少？」晴雯道：「五十兩。」大家聽說，齊齊一怔。賈母道：「錯了。」晴雯道：「不錯，是五十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如何出這麼多？」晴雯道：「二爺、郡主、二奶奶都是十全的福分，賀每位十兩。哥兒、姐兒亦是十全的福氣，賀每位十兩。攏共攏兒，可不是五十兩？叫做五福自天申，我這麼開了端，可好麼？」賈母一面點頭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說話行事正合我的脾氣，但願哥兒、姐兒應你的話。只是你如何有這些銀子？」晴雯道：「多著呢！主子待我恩厚，我所有的都是主子給的，不過各人盡其心罷咧。」大家聽說，深服其論。襲人、鶯兒也說照例一樣，王夫人點點頭。

突見麝月、秋紋忙上來道：「奴才們也要一樣，每人五十兩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兩個好胡鬧，怎麼同他們比呢？」麝月道：「奴才們四人都是同時服侍二爺的，於今咱們兩個的身分雖趕不上大姨媽、四姨媽。孝敬的心卻是合他們一樣，所以這分子是一心情願的。五福壽為先，替哥兒、姐兒增福增壽，望老太太、太太、二爺、郡主施思賞臉。」說著兩人跪在地上。黛玉知其用意，忙道：「請老太太、太太賞他們臉罷！」賈母歎道：「好孩子，起來罷！但是你兩個苦巴巴的，那有許多銀子？」麝月、秋紋道：「有的。郡主賞的銀子，又有攢積的月例錢還使不了。」剛說完此話，只見賴媽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你們都這麼大頑起來了。我只怕自

小兒積到於今的老包子保不住，都要掏出來了。」說得人大大笑。

鳳姐道：「大姨們，這五位都是寶兄弟房裡的人，原有不同，又當別論。大眾的再斟酌。」賈母道：「這話很是。」趙、周兩姨接著說道：「咱們每人十兩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怎麼這樣揮霍起來了？」趙姨道：「於今不比先前，諸事沾郡主的恩，各人月例加倍，每年下又有津貼，咱們手裡很寬餘了。況且這是一家的大喜，老太太高興。出這個數兒，但願哥兒們十俱全。將來連二奶奶好日子派分子，咱們也要加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」一面說，心內只是納罕。原來黛玉置產陸族之時，已囑寶玉替賈環捐了同知職銜，又代討了彩雲收在賈環房裡，又贈趙、周兩姨娘許多衣飾。周姨娘因未有出，贈了千金。贈趙姨娘貳千金。因受了種種好處，此日趙姨娘很感激寶、黛二人。仁風所及，頓將一個歹毒的趙姨娘感化好了。

再說賈母向邢、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先說。」邢夫人一想，丫頭們如此隆重，連趙姨娘亦如此從厚，又承過黛玉重情，心中突然慷慨，對賈母道：「媳婦是一百兩，替哥兒、姐兒受天百祿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媳婦合太太一樣。」賈母道：「很好。我是一百二十兩，替哥兒、姐兒花甲重周。」黛玉站起來道：「驗老太太、兩位舅母金言，將來等姐兒、哥兒格外孝敬。」鳳姐道：「咱們減等八十，作句什麼吉慶話說呢？」李紈道：「替哥兒、姐兒著重延齡。」賴媽忙道：「奴才們又減一等，該派六十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很好，算是花甲綿綿。」鴛鴦、玉釧、平兒回道：「奴才們是每人二十兩，福壽雙全。」

賈母點點頭，看看門外，只見周瑞家的道：「奴才不敢同大姨們比，竟作四十，待哥兒、姐兒四季平安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望著王善保家的道：「你怎麼樣？」王家的說：「我這個苦瓢子不能比你。」邢夫人忙丟眼色與他，正打算說話，只聽晴雯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是通府裡第一個有體面的，愛出就出，不愛出就罷了，誰還敢比你。老太太高興，替哥兒、姐兒賀喜，你在這裡苦呀苦的，苦給誰聽呢？」一語激怒了賈母，叫人快打他四十嘴巴，底下人忙打了幾下。邢夫人氣得臉紅，向鳳姐道：「替他寫上四十，再哼一聲兒，馬上處他。」王家的又羞又惱，又氣又急，如剜心取血一般，說不出的苦。其餘有體面的眾丫頭、媳婦，八兩、六兩、四兩、二兩不等，上上下下多批到了。賈母問鳳姐共有若干，鳳姐道：「約有一千三四百。」

舒夫人、薛姨媽道：「還有咱們的呢！」賈母道：「怎好要姑太太、姨太太破鈔？」黛玉道：「媽媽同我姨媽都是自家的人，若不領這分子，反見外了。」薛姨媽、舒夫人同說：「姑娘這話親熱極了，咱們照兩位太太一樣。」賈母道：「姨太太合姑太太既出了分子，再要辦東西給孩子，斷乎使不得。」姨媽道：「這分子算不了，東西還要送。」賈母道：「要送東西就不領分子。」舒夫人道：「遵老太太的命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這回的分分子，十天半月都夠開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兒、哥兒仗著老太太合大家的福庇。這分金，把幾百零頭作幾天的酒席花銷。坐住一千兩整數，留待年下散給窮人，做個佈施的功德，算老太太合大家替姐兒、哥兒惜福延壽的道理，大家又積了陰功，強於都花掉了。」賈母同眾人連連點頭，贊歎不已，一面向黛玉道：「難為你想的周到，我這麼大年紀，還不及你練達世情。」

再表鳳姐同尤氏商量，寫了小蘇班，又將林府蘇州帶來的清客並賬房相公土串的班子，同一班掛衣小清音，在賈母前後院開戲三班，前後調換的唱。堂內垂簾，結彩設坐張燈，下人都在前後兩廊伺候。姨媽、湘雲、李嬪娘諸家都來熱鬧了幾天。外面廳上，各勳戚、世好、同年、族眾，道喜、送賀禮、請酒，亦鬧了幾天。至於場飛戲彩，宴飫珍羞，毋庸多述。

轉眼錢臘迎春，過了燈節。又屆黛玉花朝生日。眾姊妹推絳珠為首，做了一個群釵賀眾芳的豔會，熱鬧經旬，亦不細表。

且說寶玉所買大觀園外西首空地，造成一所花園，與林園相通，工程告竣。一日，寶玉同黛玉、瓊玉去逛。先從大觀園西首一門進去，只見數十間曲折遊廊。廊外假山，遍山滿收各色杜鵑，中間辟出小塢。從塢內彎環繞至一道峽谷，進了谷口轉彎，只見一洞，洞上立一蠟黃凍石如斜「品」字形，上鑄著古篆紋「幽香谷」三字。進了洞口，一色淡青石砌就冰紋的花徑，兩旁或高或矮，或整或斜，或大或小，都是青磷碧塊壘成的石垣。此徑紆回縈繞，明淨平寬，兩邊栽著無數叢蘭。

出了徑一望，東是翠石嵯峨，西是白石磊落，南是紫石嶂壁，北是元石奇峰，四面層巒，圍成一個數畝大的院落。周圍山根石坳，都是栽的異種幽蘭佳蕙。香風襲襲，撲鼻沁心；仁立徘徊，神怡目暢。院中造成一所井田式的九間廳房，細木梁柱，窗櫺格子，雕琢極工。周圍十幾間卷棚闊廊，下攔畫檻，上掛珠簾。三人進去，瞧了一會，坐下喝茶。丫頭擺上果品，黛玉抓了幾顆鬆仁，拈了一枚橄欖脯，兩玉亦隨意拈了些。瓊玉道：「姊姊嘗這針菱的味兒，比花生還強些。」黛玉抓了一撮，一面嘗著說道：「果然芳香甜美。」

寶玉道：「咱們先上樓去。」黛玉道：「這裡還有樓嗎？沒有瞧見。」寶玉說：「進來的夾道，山石與廊簷相接，就抬起頭來亦瞧不見，要站到四面山石邊才瞧見這樓。樓梯藏在這前面炕屏內，後面引壁中，兩橫頭的書架就是門。」說著將書架柱子往外一拉，樓梯才現出。黛玉笑道：「倒還新巧。」兩玉攬扶黛玉，一步步上了樓。只見曲折亮格圍成一間大房，房中月官床，旁邊碧紗廚，設著繡榻、桌椅、幾杌等件，極其華麗精巧。房外便是八間串通的大樓，雕樑畫棟，翠格朱楣，五色玻璃嵌窗，周圍設著桌椅、幾炕。

黛玉先到東邊一望，只見假山外萬竿修竹，竹外幾株百尺高梧。幽篁濃蔭，綠影迷漫。

轉到南面，憑欄一望，不禁叫絕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位自如先生的心思出人意表，足見世間有此才人。幸虧咱們家請了他，不然，豈不可惜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看，但見紫石嶂之外，數百丈曲折迴廊盤旋環繞，自成中間兩個大院、四面十幾處小院。

此處名百花廊。廊寬一丈，一邊飛來凳，一邊欄杆，設著數桌椅杌。東首這所大院當中，白石壘就的一座牡丹台，高下數層，栽著百餘名各色上品牡丹。台西十幾株西府海棠，間著垂絲海棠，襯著數株門大雪球，樹下幾處石桌、石凳。東南兩面，竹編的曲尺籬笆，網著各色各種薔薇、月季、紅白粉團、金蓮、寶相、茶放、十姊妹、紫白玫瑰、黃薔薇等類，籬根植著紫蘿蘭、長春菊、諸葛菜、蝴蝶花。西首這所大院，栽著各種妙品洋菊，西邊盡是白芙蓉，南邊盡是醉芙蓉，東邊曲籬內外，異樣雜色雞冠、各種秋色雁來紅、黃錦僧鞋菊、向日葵之類。四面十幾處小院內，或花台，或石砌，或石凳，或花架，栽著四季的群芳異卉，無所不備，計點花名不止百種。

廊之東壁係大觀園的花牆，廊之南面數十間藤棚，網著朱藤、紫藤、銀藤、蠟藤、翠藤，花時五色相錯，累垂可愛。棚後一帶粉牆，牆上十幾間走馬高樓，是林府後宅。朱欄綠格，掩映著本廊，高下參差，炫人眼目。廊之西首，一所前五後三的大蝴蝶廳，廳後十數株蒼古松柏，列如屏障，左旁一叢金粟，右旁滿庭垂柳，四面亦是闊廊圍繞，廊前春豔花容，秋森桂馥。黛玉道：「這裡四方都是山石圍住，從何處走出這花廊？」寶玉指著說道：「此名百花廊，從西南角那塊插屏似的石頭背後轉出去就是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要想到蝴蝶廳內瞧瞧，只怕走得費力。」瓊玉道：「廳上再去罷！」我帶有千里鏡。」取出來道：「這是看二三里的，姊姊對鏡一瞧就知道了。」黛玉由鏡裡看去，見這廳細木雕飾，陳設素雅，堂中隔著黃楊木屏門，未懸匾額。

黛玉問道：「此處題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自如先生說，那確不可移的題了幾處，即如『幽香谷』題寫都是他，所以刻了。我求他題各處的對子。他說：『造這園子，我包管主人中意。至於原對，各有意見不同，必得主人自題方妥。』於今咱們要細細斟酌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可曾題？」寶玉道：「同兄弟擬過，廊前用『聽濤軒』三字。」黛玉道：「慣用『軒』、『齋』字樣，未免太俗，就用『聽濤』二字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這評論很是。庭柱上有一對挖的瓦形棕竹對子，打點用『四時瀟灑惟花木，千古經論在史書。』」黛玉道：「『四時』、『千古』亦可刪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這一刪妙極了。」黛玉說：「題詠一道要：因時制宜，因地制宜，因人制宜，因物制宜。這裡現有四時花三木，所以刪去『四時』二字反空靈了。堂中屏門怎麼樣？」瓊玉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梅石鉗的工筆花卉最妙，叫他畫十二幅四季花；哥哥要各色各樣玉石、瑪瑙、珊瑚、螺鈿落嵌的花卉。」黛玉道：「庭前既有鮮花，又何必畫的、堆的比並？莫若照《回文類聚》上的百花屏，摹他款式，寫了楷書刻成，字上填墨。這匾用黑漆磨光，嵌兩個分書螺鈿字。對聯用行書刻就，填雲母粉，一抹素雅，好麼？」瓊玉道：「很好。」

三人又轉到西邊，看那白石湖山之外，幾道曲折平坦月台。台之南，花牆圍著一院芭蕉，牆外就是聽濤，旁邊桂樹。台之西，幾株參天玉蘭，間著辛夷，又接著林園絳雪樓旁串樓山石。

三人再轉至北首，只見元石峰的外面，數十丈玲瓏水榭，蓋在池塘之上。此處茫茫荷芰，東接大觀園的蓼汀，西連桃柳堤。接天蓮葉，碧色無窮。水中北首聳起一山，名小蓬壺，飛樓峭閣，碧洞瑤台，後面又一高峰被水隔斷，左右兩道飛橋，搭著後山腰跨。從橋上度到後峰頂上，丹崖石凳，古柏虬鬆，枝垂乾偃，滴翠欲流。峰前紫石碣，刻著草書「小蓬壺」；兩邊飛橋，左跨虹，右涉此。黛玉又將鏡一照，向兩玉道：「這石碣亦是自如先生寫的嗎？」瓊玉點點頭。黛玉道：「此老真不愧為名士。這前後兩山，四面皆水，非船莫到。」寶玉道：「有幾號渡船。那後面山根下，水裡還有石樑，離水面不過尺許，他們下人赤足走得過去；若水淺了，那石樑就露出水面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也巧極了。但這樓南北兩面瞧得明白，東西兩邊園景，望去不甚清朗。」寶玉道：「你『欲窮千里目』，」瓊玉忙接道：「請姊姊『更上一層樓』。」黛玉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這樓上還有一層嗎？」兩玉道：「還有一層。」黛玉問：「從那塊兒上去？」寶玉引黛玉進了房，將床左邊碧紗廚門推開，內有闊梯十餘級；扶上梯去，往後一折，又有梯十餘級；再上去乃是第一層，形如井田，設著精巧桌炕、椅幾。憑欄一望，只見琉璃翠瓦，金碧輝煌。轉到周圍一看，不但四面園景，寧、榮、林三府住房盡入目中，連郭外四野風光都收眼底。黛玉心曠神怡，忙道：「那邊園名大觀，此樓可謂壯觀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對山樓上望外景，瞧的更遠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山又高又險，怎得上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山徑是盤旋而上，可以走的。備有山轎子，叫媽子們抬上去也使得。」

黛玉一面下樓歇息，又問：「這裡可曾擬對子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。」瓊玉道：「我擬了一對，請哥哥、姊姊斟酌。」念道：金碧畫傳三楚勝，蕙蘭香馥四時春。

寶、黛二人齊聲贊好。黛玉又道：「這『四時』二字用得恰當，正是因地制宜，因物制宜。」寶玉道：「此樓取兩個什麼字才好？」黛玉凝神一想，笑道：「不如就叫『紅樓』恰當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妙極了！妙極了！眼前這個字，我再想不到。」瓊玉道：「這個字的神理確不可移。」

黛玉問瓊玉：「你那邊園裡有幾個樓？」瓊玉道：「有十二個樓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邊幾處有樓？」瓊玉道：「這裡一樓，對山一樓一閣，西首聽濤軒外蕉院，大月台後首萬字橋，橋上五個亭子，就這幾處。亭台樓閣雖不多，坐落居中，得兩邊園景陪襯，三個園中第一佳景，莫妙於此樓。這裡地形本高，眺遠為最。寬大壯麗，還在其次。」

黛玉道：「再逛那一處？」寶玉道：「從北首元石峰出去，由水榭一帶到萬字橋亭內歇著，吃了飯再逛到那邊園裡去。」於是三人由谷內穿出元石峰，緩步遊行水榭之上。微風吹過，水面粼粼，波光蕩漾。走盡水榭，只見四圍綠柳長堤，堤寬兩丈，沿堤石桌石凳。堤兩旁栽著垂柳，間劣紅桃。塘中一所萬字橋，這橋用石樑、石柱架在池中，上面石板，四方圍著白石欄杆，中間一個飛簷搶角兩層方亭，四邊每方有三曲，如轉腳「萬」字的形，第二曲上一個雙層方勝連環亭。四方一樣製造。北堤皂間又卷三洞石橋，引大池之水出入相通。

三人行至萬字橋中亭內歇下，黛玉道：「此處局勢寬展，坐在亭內很舒服。」寶玉道：「塘裡如何佈置？」黛玉道：「東首已有蓮葉接天，這裡合著一句古詩『十畝方塘一鑿開』，最妙。」瓊玉道：「水清紋淨，映著一輪皓月，樓台都像浸在水中。那邊大蝴蝶廳建在水中央，四圍亦是各色荷花。三個園的荷花不少。這裡水面澄清，四面放起燈來，池內幾號燈船，再叫他們幾班清唱在船上游來游去，咱們在這裡聽水面上的音韻，格外脆亮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竟很會玩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些玩的咱們早已打算過了，你的曲已好了，上日過的《寫真》可都會了？」黛玉道：「腔子字面都有了，這兩天沒有哼，不能離譜。《遊園》、《驚夢》已熟透了，再要來過《尋夢》。」一面說話，已經擺飯，三人吃畢。

寶玉道：「我想中亭不用匾，四角柱上題兩聯對子，像首詩似的，一柱一聯；四方連環亭只一匾，不必用聯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麼的倒別緻，但是四方須按四時風景。」寶玉道：「東方我擬『朝暾』二字。」瓊玉道：「好！西方用『新露』罷！」黛玉道：「都使得。南面的『微曛』，北首的『小霽』，如何呢？」瓊玉亦說：「好！」黛玉又道：「這亭背西北兩角柱上，我已有一聯，是：

輕雲新雁遠，
疏柳夕陽紅。

瓊玉道：「姊姊這意思從物外傳神，竟好極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想做一對，只好目前小景……」停了一會，說道：

「彩蝶穿欄曲，」

瓊玉道：「我對下聯：

時禽話樹叢。」

黛玉道：「小巧即景也，可用。咱們再逛何處？」寶玉向前引著，走過西首柳堤，即是林園東北角串樓之下。從花牆內一門進去，只見四方四座五間大樓，四角是廊樓串通，廊外圍著一道曲尺花牆。

三人從東首環翠樓游起。此樓後面，兩邊花牆之內，盡是紫竹；正中幾株高槐，接連聽濤軒後的松柏；樓前幾株耐冬；兩邊廊外幾對大石凳，上面各樣砂盆，栽著數十本鳳尾蕉。

三人從樓廊繞到北首樓下，此樓前後左右、兩廊內外通栽著百十樹胭脂梅。寶玉道：「這裡盡是硃砂梅，凝著雪，連雪都紅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是這麼想：落梅如飛雪似的，匾上就題『絳雪樓』。」寶玉道：「雙關二意，很恰當。」

又轉到西邊來，樓前幾株紫薇，兩邊廊外盡植紫荊，樓後兩株參天的白薇，廊內盡植白荊。黛玉道：「此處春秋多佳。對面是夏景，北首紅梅是冬景。」瓊玉道：「樓上的匾，因我愛這紫薇花，自如先生說就題『紫薇樓』。三人走至兩廊外紫薇花前，只見設著各式細磁繡墩。黛玉坐下問道：「這些鋪設點綴可都是自如先生一人獨出心裁的？」寶玉道：「都是他的佈置。他有個小折子上，某處栽什麼花卉，如何點綴，怎樣陳設，總在折子上，照牌理事，毫不紊亂。倒是此處許多繡墩，依我要分作南北東西，四面擺著，彼此相對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所以你們不及他，就在這些講究。此公窮極物理，達乎時宜，體會人情，無微不照。凡來逛的人，都在晌午或午後、下午逛到這裡，坐在墩上歇息，瞧那三面景致。太陽西照，都有後面樹木、高樓遮住，免得映眼。我料他是這個用意，你說如何？」寶玉鼓掌笑道：「果然你一說破：絲毫不差。」

一面說著，再轉到南首樓上一望：樓前盡是千葉碧桃，樓後盡是大紅千葉絳桃，兩邊廊內外盡是千葉粉紅桃。黛玉道：「我最愛這一帶，碧桃雅素鮮妍，樓後絳桃春工富麗，兩旁粉紅桃嬌豔無雙。」瓊玉道：「姊姊這一贊，我想起來了，此處就名『豔陽樓』。」寶玉道：「確不可易。」黛玉道：「兄弟可是憶著紅樓，悟到桃花嬌豔，題此二字？」瓊玉道：「很是的。」

於是三人下樓。出了花牆，南首一所大牡丹台，高高下下，栽著數百本佳色牡丹。中間一座雙層八角亭。台西假山，一叢玉蘭、雪球；台東十幾濟芍藥。四旁圍著朱欄。東西兩壁花牆，繞著各色薔薇、月季。西首山石嵯峨，網滿紫藤。南首花牆外，數十間曲折套房，有幾處院子。院子裡外，盡是西府、垂絲兩種海棠，中間一座半閣，匾上題著「曉看紅濕處」，比怡紅院又別緻。

黛玉一一領略過，向寶玉道：「今兒乏了，明兒再來逛。」寶玉同瓊玉耳語數言，瓊玉點頭一笑。黛玉道：「你們搗什麼鬼？要作弄我可不一依的。」三人一路談笑回歸，欲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